

典籍

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邑雖  
編小政事文學之所自出兩者不可偏廢乃舊  
志獻猶有碩果之存也則付晨星之散余自漢  
唐迄今採史集百家灼可傳者得六十七種倣  
馬氏通考例編纂附末簡有僅存空名者有節  
至于上下數百年兵火流離銷沉斷絕聲響俱  
無者不知凡幾傳不傳皆有數存焉豈獨一邑

肥鄉縣志

卷之六

為然哉述典籍

後漢

劉邵撰晉阮逸序云人物志述性品之上下材  
質之兼偏研幽入微約人于中庸之域誠一家  
之善書也十國時涼儒林祭酒燉煌劉炳始作  
註解晁文元公道院錄曰劉邵人物志剖晰人  
情物理曲盡其妙以禪觀明之則是意識也凡  
人一切分別謂之識聖人一切混融謂之智分





別一切塵勞混融不二真性

孝經註 出通志

劉邵撰

五經皇覽 出三國志

劉邵黃初中為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群尹以類相從作皇覽

八篇

說畧

都官考課

肥鄉縣志

卷之六

樂論十四篇

法論十卷 出杜氏通典

撰

元魏

春秋摘句十卷 出魏史

馮元興撰

字畧五篇

宋氏別錄十卷 出通志

宋世良撰



北齊

關東風俗傳三十卷 出史通

宋孝王撰孝王宋隱之孫有才學不見用于世發憤撰朝士錄以寓譏諷周滅齊改名關東風俗傳劉子玄曰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譁校之司習茲楷則庶幾免獯語去雖有絲麻無廢管

宋

宋太祖實錄

肥鄉縣志

卷之六

李沆修真宗咸平元年以沆倫所纂事多缺畧詔學士李沆修之

丁巳

出史記考

系蒙二卷 出通志

李沆撰

宋真宗實錄

仁宗乾興二年詔李維翰以一朝大典宜謹筆削

七經正義 出宋史



續通典

李仲方詩集十六卷

冊府元龜分纂出通考

李維撰

元

外科全書

之

竇默撰

明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家塾事親五卷

郭晟撰 晟孫崇嗣後京云此余七世祖龍江公

之月著也海內大夫愛其切于日用多梓行往

徃置前後序不錄而不知為誰何氏之書余在

楚藩司署中見此板頃守固原又見此板司謀

重梓廣布以成先志龍江老人自序曰古人以

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存亡以之不可苟也又

曰必誠必敬主一無適廢無不效之藥亦無不

去之病苟或無恒為心鹵莽是作置千金如瓦



礫視死生為末事望其有濟不亦難乎

為政紀綱

括蒼規約

郭忠撰

營田議

張應麒撰

夫  
八  
下

梁桐撰

困學纂言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五

知縣李栻撰

治肥存稿

李杜原  
知縣李栻集

區田法圖

署通判王執法撰

清漳條約

知縣蘆靖撰

司馬司農奏議二十卷

撫遼奏議十卷



經史捕遺

日書一卷

天鑒錄

張學顏撰

燕石稿

祥刑錄

六  
一  
集

郭崇嗣撰

聖諭發明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六

張思忠撰

老子大意

七  
本  
撰

治肥中議

知縣曹司宰撰

春秋集解

訓導張夢周撰

兩浙名賢錄分纂

理學集要



賀君恩撰

未竟鳴

登陴宜知

知縣曹亭撰

春秋歸正書

世麟堂文集七卷

張人作撰

求正錄

張宗孔撰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七

鶴林集一卷

東堂詩二卷

言錫梓撰

大柳集

呂元聲撰

俗人語一卷

李良翰

客乘詩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六卷

張懋忠撰長洲文震孟叙云聖標有聲詞壇舊



矣自弇州新安時則已稱小友狎主齊盟嗣後  
李本寧馮元成諸先生俱推牛耳故聖標之名  
不蹉而走四齋讀其詩颯颯乎洋洋乎盛世之  
雅音其文肫醇溫厚澤于仁義道德藹如也此  
聖標之集之槩諸先生亦既詳言之而吾所欽  
于聖標者則不寧惟是聖標以名家貴胄少負  
表俗之韻具經濟大志崇尚節氣識蓋千古當  
丙丁之際名列君宗祀同李范海內爭仰其風  
烈既以九死之身邁昌明之會已巳之冬平臺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八

面對鑿鑿乎皆經國之遠猷籌邊之上策時余  
躬侍帝側親聆奏語深嘆世臣中之有人嗟乎  
此豈僅以月靈風雲與騷人墨士爭雄長于  
詞壇已哉即就詞壇一途所爲削滌卑瑣振起  
頽靡亦足以扶昌運佐中興矣蓋余嘗論之有  
志節者未必有文章具文心者未必具世福而  
聖標兼之然則聖標亦異人矣乎

老子贊言

李燧庭撰



三變記

愛夢集七卷

戴盧集十六卷

列人書三卷

廣武靈杰攷八卷

蛩吟三十八卷

外記

張懋勤撰

野評一卷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九

張懋勤爲魏忠賢逆案而作逆案屬欽定者懋勤不識忌諱更加品薦發其隱奸摘其遺漏兄懋忠刻行京師寄書與勤曰野評十四款反覆詳審此雖一時私記寔千秋斷案也昔東晉桓溫敗枋頭孫盛作晉陽春秋溫謂盛子曰此史若行自閉君家門戶事子請于盛盛不許也盛非董狐直筆耶弟此作過孫遠矣盛觸怒不過宣武弟所觸怒幾遍海內雖然直氣伸于天下後世庸奴輩何足慮哉



隆慮詩集十卷

張懋猷撰

皇清

雲陽政畧八卷

澤畔狂言一卷

賀應旌撰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十



志餘序

邑人賀應旌

余編纂邑乘已悉括前所未備而猶有弋獲撿拾之  
談共得若干随手編次竊附簡末或出裨官所紀載  
或取委巷所瑣談或其人已繁于金簡玉書而流風  
未暢或其事難列于明堂清廟而勸懲可稽業已甲  
乙互見淑慝雜陳矣昔腐遷羅舊聞作史記班掾依  
龍門成漢書均千古史局之鼻祖也而司馬貞索隱  
于前倪正父異同于後中代若劉氏刻誤顏游辨疑  
李善辨惑裴駙集解承訛襲舛千古迄無定論况乎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十一

無所原本於前而必期傳聞于後其爲索隱異同當  
更何如也故出某書則註某書聞某人則註某人信  
以傳信疑以傳疑于主人無微辭于他人開生面庶  
可以樹一邑之大觀而存紀事之別體焉爾



肥鄉縣志餘目次

官制沿革

邯鄲人祀程嬰

肥鄉入昴度數

肥鄉僑屬揚州

遷都避列人

李維為崑山令

漳河源沉攷

文靖子孫南徙

肥鄉之始

文靖嫁僕女

文靖不樂人附已

文靖不忤狂生

古人心交

王曾薛昞皆文靖婿

郭龍江夢異

勒馬臺村靖堡廟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十二

王校識李文靖

李文靖不治第

宋世良逸事

宋世景之治鄭氏

程咬金廟

夏英公獻詩

文靖墓在白馬寺

文靖遠識

夫火城辨

白馬將軍廟

竹書紀年之言肥

平原君塚上祀元君

文靖論人主有三好

竇氏醫書序辨

鄉鎮論畧

李太守卻金

肥鄉田賦五可疑

用藥如用兵



戒石碑

趙王廟龍異

張公救水災

關帝現像

郭氏堂聯

斥漳洛水辨

肥泉詩

兩公雅量相同

曹公力爭撤兵

東嶽廟異

漆泉寺詩

張郭兩公陰隲

張公抗高淮

郭氏族約

城隍之祀

一家三已酉

張大司馬文靖詩引

楊宗智有道術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十三

張濟之孝

楊充濁之義學

邑志不冝去鄉厲

壬戌之災

議遷列人舊城

竇文正咽喉說

張尼山之道學

無據不敢附會

孝子陳情疏

閭可復好施予

潭神廟

司馬溫公論密啟

郭生義田記畧

夜虹

壬寅水災地震

喬接武義夫

一鄉之善士



肥鄉縣志餘

邑後學賀應旌編次

官制沿革 出舊志

肥鄉歷代官制沿革皆不傳惟明代官制曾著于鄒公理志中後廉公靖修志則概芟去今備錄于左以資將來考證知縣一員管糧縣丞一員管馬縣丞一員生簿一員典史一員六房吏每房司吏一名典史二名馬政科司吏一名典史一名承發司典史一名舖長司司吏一名架閣庫典史一名儒學教諭二員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十四

訓導二員司吏一名陰陽學訓術一員陰陽生五名醫學訓科一員醫生五名僧會司僧官一員僧吏一名

皇清止存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儒學止存教諭一員訓導一員餘悉如舊

邯鄲人祀程嬰 出文獻通考

隋國經云邯鄲趙氏數百家有祭祀必別設客上祀程嬰肥固古邯鄲地今程將軍廟尚存祀之者一必盡趙氏子孫矣



肥鄉入昴度數

出雜事紀

舊志肥鄉入昴七度舉其大數也後得天文指掌圖云肥鄉雞澤入昴一度廣平入昴七度又應州所屬山陰亦入昴七度相去道路千有餘里而度數參差如此豈各有分屬不以挨次論歟

肥鄉僑屬揚州 出宋書

自東晉與北國相爭司冀雖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遣民南渡并僑置牧司實非舊土名號駁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十五

離合首列揚州刺史咸帝咸康四年僑立魏郡肥鄉元城三縣寄治京邑又云以其地爲王畿領郡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開列甚詳後又載魏郡太守領縣八曰魏曰安陽曰聊城曰博平曰肥鄉曰蠡吾曰頓丘曰臨邑戶口與前不合而地理遠近又不等豈江淮以北不隸版圖而假名號以治之歟抑南徙有各邑之民而仍邑名以便約束也宋志天下一統地理獨以肥鄉首列僑寄想有彬彬可取者歟

遷都避列人

出天中記



文帝太和十八年卜遷都鄴登銅雀臺魏御史大夫  
崔吉等曰鄴城平原千里運漕四通有兩門史起舊  
迹可以富饒在德不在儉請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鄴城非長久之地石虎傾于前慕容斌于  
後國富主奢暴成速敗且兩有枉人山東有列人北  
有栢人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乃都洛陽

李維爲崑山令 出姑蘓志

至道三年李維爲崑山令獲白龜獻之又曰李維好  
讀書生平手不釋卷嘗自言人生如過隙苟得詩酒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十六

漳河源流攷 出澤畔狂言

漳河之跡肇于禹貢詳于水經散見于諸子百家其  
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爲清漳一出山西長子縣  
爲濁漳迤逶分流以及林慮北欽山口合爲一故由  
彰德之西達于磁折于臨漳而汎濫于成安以下諸  
縣地前則滙渚沁汾潞之水後則集沙滏洺沱之水  
抵天津入海其大較然矣自臨漳以上皆山陵坂嶺



也勢建瓴不可停成安而下地皆平坦故縱其性之所如而瀾漫停泓流斯放焉其經紀于肥鄉也在禹貢有至于衡漳之說在唐史有帝令防漳之說在宋金元傳史與學碑有修堤受漂沒之說是肥鄉之有漳水實與運會相終始者也其去來遷徙不常不見經傳無從考究自有明三百年沒城者凡五浸城者不勝書散而波蕩村落者則歲以爲常矣其在唐宋元以前繞臨漳縣東直達魏縣元城之南境正值黃河經小灘鎮一帶北流漳入則尾閭洩之而其餘支肥鄉縣志



南决泛濫廣平西南若柳林屯龐兒庄南温油房等  
村而肥之有漳而不甚爲害者又幾三十餘年矣自  
萬曆戊戌其素所經歷者幾成高阜勢不能順流南  
下始不得不復入肥鄉之四境焉萬曆乙巳知縣曹  
公昕沿城外一里許創立新堤萬公廷措各加增築  
其外日積而高其內日澆而卑識者已有沉竈產蛙  
之慮所幸蔣公嘉訓周公汝弼皆能頻年陰雨綢繆  
不至墮越不料署事者范公應禎以膜外置之壬戌  
六月肥城遂遭沉劫之慘不可救藥嗣是王公國祚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十八

李公春英譚公誠言相繼修葺十有餘年而迄今屋  
宇儉陋委巷空虛元氣尚未大復也其最甚而傷禾  
殺稼蕩產析廬四望蒼茫城鄉俱困者一則天啟之  
丙寅一則崇禎之癸酉一則順治之甲午以迄今康  
熙之壬寅皆奇災也自萬曆戊戌以後其勢常在肥  
之西鄉自順治壬辰以後其勢常在肥之東鄉今壬  
寅突决成安之野庄口繞堤數匝四圍胥化稽天而  
又有蟻穴潰于北長流迅于西薄膚侵床岌岌難保  
書奕篇云水以漳名者甚多當陽有漳瀨上有漳郭



郡有漳亳州有漳安州有漳而皆不如晉趙清濁合  
流之漳猛而烈狂而肆沮洳而善幻肥何德于漳而  
自開闢以迄今茲不舍晝夜之如斯也善哉張雪霏  
之言曰成安者漳之門庭曲周者漳之郵舍而肥鄉  
者則漳之腹心又曰漳有十功曰獲秔穰曰易膏沃  
曰填汚下曰通舟楫曰資蓮藕曰脩旱乾曰增林木  
曰省糞蓄曰聚魚蝦曰廣薪蜀又曰漳有十過曰克  
城郭曰溺性命曰阻貿易曰失隄防曰沒村落曰壞  
封植曰混阡陌曰淤禾稼曰苦棲息曰悲遷徙功不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十九

如過之多功之及于民者或以月計或以歲計而過  
之及于民者則其量十世其量百世也故曰肥鄉之  
有漳水實與運會相終始者也道不通于漕運平江  
之奇策誰聞事難資于灌溉西門之顯蹟不著人居  
僻壤禍慘黃河敬述近代源流以聽當事採酌其一  
切利害淤塞䟽鑿防濬已見陳公盤防隄議中不錄  
其自晉代以上沿革已詳鄴道元水經註中亦不錄

李文靖子孫南徙

陳眉公別錄

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



宰子孫亦繼達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  
三裔並居餘于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靖文正寂絕  
無聞尤可太息

肥鄉之始

出濯水憲隨筆

鄭樵通志畧云古以鄉爲氏肥氏其先有封于肥鄉  
者戰國策趙賢人肥義之後風俗通漢有肥韶英布  
將肥赫又仁恕椽肥親皆肥義後也又韻書肥赫即  
賁赫賁亦音肥故也

文靖嫁僕女

出僧文莹湘山野錄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二十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斤忽一夕  
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于帶願賣于  
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于室  
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仍囑夫人親結縭以主婚  
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幣  
婦之女範果潔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淪感心骨  
丞相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文靖不樂人附已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



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詔聞其拜叅政以成故賀之詆前居職罷去云呂叅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叅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叅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叅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于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且不復用舊聞韓宗武云後閱旦傳乃載此文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一

文靖不忤狂生

出傳獻簡公佳話又出何氏語

公言李文靖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詆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于心乎李但于馬上踏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公言以帷簿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披其罪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詭乎

古人心交

出王文正公遺事



觀察李維言兄文靖相國初監京商稅院與王文正對數刻未嘗交一言古人重心交二公得之

王曾薛映皆李文靖壻出王文正公遺事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文正公公託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婿韓億在門下見之以此啟白公公曰韓即未之思爾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于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荅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妻有所請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一

郭龍江夢異

出蔣勛家塾事親序

郭晟洪武中仕龍江參軍未幾辭歸鄉里以醫藥活人甚衆一夕夢朱衣持符授之曰上帝錫二縣于汝以老驚覺符猶見恠之無幾張普祥之藁彭舉爲白蓮會以妖術惑衆逆跡已張公季子謙以生員倡義擒斬聞于朝授本縣主簿巡撫王偉復奏請陞授永年縣丞公終始就其祿養年九十有七以壽終果與夢符

勒馬台村靖堡廟 山野聞



肥城西堤外勒馬台村有廟曰靖堡相傳爲李藥師  
行雨而鄉人立祠禱祈之迄無碑志可考後覩廣平  
府志有靖堡廟在邯鄲東門外禾馬村相傳唐李靖  
討突厥統軍過此后人因名曰靖堡以祠之有人題  
詩曰自從馬鬣瀉天瓢漸覺隋家王氣消爲問六花  
翻陳後至今誰說霍驃姚

王校識李文靖 出王沂公筆錄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曰事涉江  
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二十三

人倫遽白曰此有真相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  
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李文靖不治第 出百川學海

文靖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隘沆  
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祝奉  
禮聽事已寬矣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勿葺以試沆  
沆朝夕見之寂無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  
一念哉

宋世良逸事 出通志畧



河州刺史梁景輒抱罕羗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  
頻年稱疾陳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餽遺常爲送表  
世良並奏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  
有家風甚可敬也

宋世景之治鄭氏 出魏書

宋世景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  
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景下  
車召而庭叱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以前一不相  
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竟自若世景卒以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二十四

法繩之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

程咬金廟 出雜紀

程咬金俗傳爲唐太宗征東將肥東三十里陳固村  
有廟泥馬夜出食人田苗土人以斧欲之馬帶斧奔  
逸遲明入廟斧在馬尾群異而祀之甚謹今遺址尚  
存

夏英公獻詩 出詩林玉屑

東坡筆錄云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  
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還



朝拜于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  
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  
宗及叙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文靖墓在白馬寺

江鄰幾雜志

文靖墓在肥已久不知起于何代後讀百川學海雜  
志言白馬寺後有十宰相墓李穀蘓禹珪李沆又云  
十宰相止記此三人白馬寺應在南遷以後亦不審  
爲何地也

文靖遠識

出東軒筆錄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二十五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屢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沆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  
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  
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  
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  
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頌  
奪竟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遠識

夫人城辨

出函樓別紀

葛蘘城俗呼爲葛鵝城相傳爲趙武靈王夫人所築



一名夫人城攷史記趙成侯十七年與魏惠王相遇于葛藁則相去武靈即位之初尚隔三十二年武靈王前夫人韓未娶後夫人吳娃未及也徐廣註云葛藁即馬丘又不知馬丘爲何地毋亦趙先有長成之築武靈王與臣樓緩計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阻漳立險而此其地與

白馬將軍廟出函樓別紀

白馬將軍廟俗傳小將羅成死于此唐太宗時爲建廟祠之有碑誌陷泥淤中其畧云勅守洺水城陷被

肥鄉志

卷之六

二十六

執又云廟制弘敞尉遲敬德奉勅督修事皆杳茫不可信後讀山東通志羅士信歷城人年十四以勇聞從張須陁擊賊滏水上陣纒列持長矛馳入賊營大破之後歸高祖拜行軍總管封刺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勅守洺水城陷被執不屈而死遍查唐史無羅成名而碑文與原傳相合蓋羅成即羅士信其曰小將者或以其年十四故云

竹書紀年之言肥出函樓別紀

黃初中華邛溝列人肥鄉縣爲肥鄉已見三國陳壽志



而竹書紀年又云梁惠成八年伐邲鄭取肥晉書地道紀云太康中立以隸廣平則肥名其來遠矣紀年地道紀皆稗說不足信當以陳壽之志爲正

平原君塚上記元君 出三變錄

平原君塚其初高十數丈其土易散相傳土人築小屋以覆之其後有鄉民李如倉等始祀元君像于其中已而加增修葺殿閣輝煌遂居然爲如來香火而不復知有公子遺跡矣成安吳惟東有過肥鄉廟詩夫人城內埋丞相公子墳頭祀女郎蓋實錄也亦殊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二十七

得詩人風刺之體

李文靖論人主有三好 出通鑑

宋真宗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因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李沆辭避再三訖不受帝爲色變翌日王旦謁之遂巡言及乃辭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尚多未濟者人主豈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爲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三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沆觀之聖性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爲方士所惑沆老矣思念相公



適當之耳

竇氏醫書序辨 出函樓別紀

申公時行序竇氏醫書曰宋有竇漢卿者以瘍醫行于祥符慶曆之間詔治太子病病愈封太師以國老稱又曰漢卿爲合肥人嗟乎漢卿爲有元一代名儒豈特其一班耳載在史策甚詳以申公之學識而猶不及深考且以元爲宋以肥鄉誤合肥以大儒列方伎吾不知何所聞見而敢公然質諸天下也竊字事之髣髴張梓里之虛聲江南固多才而又好附會人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二十八

以成才河北固無才而未嘗不爲人所附會以成其才大抵北人不好名南人多附會回表而出之以告後之讀竇氏書者知其家世焉或曰申公大有文名此序曼衍無體裁乃術者僞托以盜名云

鄉鎮論畧 出廣武靈傑攷

何以名鄉也古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者向也周用以制軍賦興風化漢十亭一鄉唐五里爲鄉以計租庸調之所出考戶口置三老教親睦焉今制則以鄉名邑或分村落爲四鄉猶古積家爲里積里爲鄉分



合之勢然也何以名鎮也。鎮者定也。凡關隘處類稱鎮。九邊之都會皆稱鎮。真定名鎮。州廣平所屬。惟臨洺稱鎮。肥鄉則屬辛安鎮。曲周則有代召等鎮。古鎮大於縣。今鎮則附于縣矣。鄉猶村落。鎮有城垣。即以肥鄉論。設四堡以爲附屬。有拱衛之形。焉有輔弼之義。焉有聯絡之機。焉無事耕鑿相安。有事守望不失。此實太平經制之石畫也。當明世廟庚戌之變。各行修築以備不虞。日久傾圮。故至今辛未逃兵癸酉流寇子女奔騰。不填塞縣城。則蟻附郡郭。鳥驚魚散。蹂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二十九

躪堪悲。向使鎮堡少完。人得附近以趨屯守。邑籍爲聲援而民樂有家室。未必其禍如此烈也。况乎舊址尚存。人心易鼓。當事者若肯撙節冗費之餘力。以造此不世之金湯。碁布星羅。多方保障。兼行鄉約保甲之法。以一邑而增四鎮。以四鎮而壯一邑。支體相維。本末相生。富庶足而教養興。不惟鼠竊狗偷無由竊發。而雞犬桑麻永得安枕矣。此亦司世風者之急務。毋曰此老生之常談。而迂視之。

李太守卻金 出家乘遺事



李公技秀擢南刑部將履任有建業富商繫于獄夜持數百金壽公求解釋公叱去旋密語人曰此猾民宜暴其事而繩之以法恐一爲播揚則我博羨名而其人永無自新之路所傷多矣

肥鄉田賦五可疑 出渥水臆隨筆

肥鄉田賦至今淆極矣其額外加征暮四朝三者勢重難返不可救藥而內有項款沉迷相習不覺不得不畧爲指出其大端有五一廣平府屬在嘉隆以前皆大畝徵糧者也威與清等三四畝折一畝七八畝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

折一畝肥則一畝八分折一畝其徵收民以小畝其册黃册以大畝計每畝四分八釐以大畝言也其徵收以小畝數則照折漸減不及三分矣萬曆時縣官李棻申文可據也今不論畝之大小槩徵五分有餘問此小畝有餘之地安歸乎畝丈而額反增此田賦之可疑者一一肥之空地無糧者甚多如張達村之古城破馬固村之列人城王固村之常景駿堤等入糧地也五吉河馬等村沙磧不毛皆折糧地也此等地不下數百頃今漳水淤積無不照田一例起科



此盈則彼縮盈者日增縮者何往此田賦之可疑者  
二一錢糧絲毫爲重而肥邑亦絕少外派記萬曆中  
年間有行之者必請鄉紳闔學黎老公議每畝不過  
毫釐有剩餘則爲修學給貧之舉人猶嘖有煩言今  
則每年一舉行每畝或加六七釐或加八九釐除優  
免以塞口實重催科以累貧民竟派至三四千兩幾  
抵正項之一季而民皆安之貢不入于王官而財徒  
斂于積蠹此田賦之可疑者三一田賦在官以赤曆  
爲重在民以由單爲憑此自古相沿舊例也近年有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一

解上之赤曆又有在官之赤曆又有衙役之赤曆赤  
曆多而錢穀之數不可詰矣由單者部例欲與民共  
曉者也每戶一紙歲以爲常今則戶吏全不給發上  
屢詔之而下屢格之諸侯惡其害已也無足恠煌煌  
憲今哀如充耳此田賦之可疑者四一收糧倉報大  
戶最爲偏累此不遇銷筭不明虧額有限耳近年催  
替衙門吏書既有工食又肆侵剋啓禎末年廿六糧  
收頭花費正項銀幾至一萬餘兩幸際國變得保首  
領而當事者於小民則立賜責罰於此輩則偏加大



度不知事一發覺此輩浪跡飄蓬去矣而身家不測之禍實隱坐于縣官之一身此田賦之可疑者五

用藥如用兵

出家塾事親

郭晟云古人以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存亡以之不可苟也蓋藥之主治雖不同然皆必以胃氣為主若無病之人輕易服藥反傷天和謂之大惑有病服藥不知約量以致顛越謂之過劑夫將醫服藥各欲求生貴乎必誠必敬主一無適庶無不効之藥亦無不去之病苟或無恒為心鹵莽是作置千金如瓦礫視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二

死生為兒戲望其有濟不亦難乎

戒石碑

出氣壺集

戒石碑載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小民易虐一天難欺十六字其始出于蜀孟昶臣僚勅中語宋太祖節畧十六字通示天下郡縣衙門刻石樹立明因之以至今其語不煩其意已盡苟能觸目警心奉以荅蔡安有不肅之吏治不起之弊政哉

趙王廟龍異

出野聞

趙平原君廟在西屯庄村西北廟樑塑泥龍二條不



知起于何代明萬曆年間村以某夫婦皆不孝日鞭撻其母母統舍啼泣鄰里聞而勸沮終弗悛一日夫婦有事田畔雷電大作兩泥龍乘雲霧將夫婦各攫具一入廟摔死土人群往觀之龍爪猶帶血痕後人曰併塑其攫取之形圖兩夫婦于樑上書名背後以垂戒迄今兩龍遺像猶存廟壁

張公救水災 出日書

漳水俗名小黃河其禍其烈而邑侯多視爲未務嘗讀張尚書公日書內載一則云隆慶己巳閏六月大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三

兩浹旬漳水挾洶滄之勢漲溢流注直抵縣城城不沒者三版四開廬舍四鄉田禾衝決殆盡號泣之聲達于晝夜邑令閉關絕使禁人出入民皆攘臂大譁余編筏浮木以解之東門城危益急余躬率親族出錢財極力補苴幸保無虞事定親族勞我曰子當事急何不自顧乃汲汲解喧競補浸漏舍已從人其義何居余曰人定則不至激變城存則不至破家因公實所以濟私耳勞者嘆息而去

關帝現像 出碑側記



天啓壬戌六月朔日後先霖雨浹旬渣滙上流合併  
爲一磁相却卽怒濤漉漉射我列人漫堤填壕雉堞  
間建甃而下千區廬舍如蟻穴比屋士民如釜魚雜  
沓奔命立刻昏溺千有餘人當水勢急迫傾城鼎沸  
間忽觀南樓關夫子儼然現像指顧徘徊若將開示  
生路者大衆泣拜泥淖中久之漸隱雲表事定守土  
乘橈而入衙宇樓臺傾頽殆盡廟貌猶然屹立是豈  
無所謂而云然哉重紀災沴用彰神異

郭氏堂聯 出郭氏家乘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四

肥邑歷朝可入世家者三姓皆科第蟬聯簪笏滿朝  
者也魏有宋氏宋有李氏而明則惟有郭氏其堂聯  
有云十秋闈四春榜父子雲仍叨甲第八勅文五詰  
命高曾祖考沐恩光

介漳洺水辨 出信筆書

魏史斥漳併于列人唐書勅羅士信守洺水即肥鄉  
今廟址猶存而郡志乃以威縣爲古斥漳地廣宗爲  
古洺水地隔縣相兼事或有之隔郡相兼理所必無  
故知地理沿革古今遷置之不同類如此



肥泉詩出陳裴印志論

水經有肥如國地理有肥纍成事據春秋應俱出肥鄉而輿圖攷則在東垣之境詩曰我思肥泉謂衛女思歸所渡之水正在邢衛間而其泉又杳無可稽漳水漸滅滄桑屢變攷右者何所據以資討論焉

兩公雅量相同 列人書

韓魏公琦師定武夜作書傍令一兵持燭兵它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其人已更置公恐主吏者鞭之遽呼至前曰勿易此兵已解持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五

曹令力爭撤兵 出曹氏實錄

曹公司幸令肥時東倭擾朝鮮請封而當事者輒議撤天津兵公聞而大恨失策條上封事即往謁憲撫力爭以爲封不可許兵不可撤言之侃侃憲撫李公初恠其迂徐咨九邊情事兵食戰守等策歷歷指掌



乃變怒爲喜已而擊節嘆曰不意書生有將帥才乃爾揖之坐賜茶事卒如公言

東嶽廟異出耳談

肥東鄉倉坊堡村有東嶽天齊廟爲一邑巨觀殿宇肅穆人無敢輕入者大唐太宗時命尉遲敬德監造傳有碑文可攷明嘉隆間村民陳李二姓因爭田小忿托本村景公司務言于郡守陳公毀折移修府館工未抵半填街塞路運轉爲艱陳頗悔之復命如式再造然已狼狽不及前十之二三人傳景沒京師陳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六

旋里亦遭風濤之厄而陳李以鬼擊同日死皆親見天齊顯靈云

漆泉寺詩

出聞見錄

西山漆泉寺石碑爲順德太守遊記鑄也碑側有絕句字畫清勁其題識則肥鄉杜奎以見肥之先未嘗無博雅君子大都不好名又不及傳而爲子若孫者不能爲先代揄揚日月云邁兵燹接跡荆榛蔓草曷其有極即如郭氏燕石稿名重一代而子孫冠裳纍若索之數年僅得數葉况其他乎繇此以觀名衰之



得象賢更艱于得良友識之以發一慨

張郭兩公陰騭 出列人書

張公思忠性方嚴寡言笑而貌殊豐美幼讀書蕭寺鄰有孀婦見而悅之授以意不應從樓上投繡帨以挑公公大怒拂袖去終絕迹不過其門後成進士歷官至巡撫子鳳苞亦登辛卯賢書郭公忠學識方正居官以廉直聞為諸生時旅宿此舍有女夜奔公拒之不肯去乃出避他所後登進士官太守子孫科第世世不絕人以為皆陰德果報洵然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七

張公抗高淮 出張氏行狀錄

神廟初璫人高淮榷稅山海關虎翼鷄張怙惡不悛張公永祚時以濟南通判督餉廣寧其支黨高伸等有匿稅罷市事公往執之按法痛決不少貸撫臬咸為公危私語公曰子其不免乎公曰淮與遼不兩利某與淮不兩立已而淮惡益熾遼民寢不安席公竟繪全遼受禍圖托直指上聞不報淮劫奪公家人于山海公抗疏畧云臣弟懋勤懋昭等隨任携家回籍行過山海淮遣克丁搜刮行李乃將諸眷鎖閉囚繫



不知意欲何爲軍民商旅萬目難掩前奉明旨嚴禁  
稅使生事擾民御墨未乾也淮視同故帑攘金如山  
殺人如麻窮克極淫惟日不足臣固不足惜獨是朝  
朝天日以摧開細事令一閹寺小人隳二祖八宗之  
綱紀其爲天地大德之累者何限知皇上感悟臣言  
即討淮罪下之司敗以謝邊氓是正一家哭博一路  
笑臣死如飴䟽入不報兩臺代公連翩上䟽且以去  
就爭亦不報淮憤挾兵丁千餘至廣渠門聲言面皇  
上欲辨誣申理上聞遣田牌子馳諭淮速返山海少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八

留處死淮始單騎蕤關門而正值公之趙劉兩僕東  
西交至淮並執之拷訊劉竟死下趙于獄搜家書二  
封其一公與子懋忠書其一子懋忠與公書也淮字  
字音穉箋註封進御覽書中有云聞相國沈公前曾  
揭救東廠陳公魯於上前力言淮必憤事宜撤等語  
上以淮䟽并書二摺手付陳并致相國相國亟招公  
子懋忠語曰此番無恙淮無能爲矣淮卒罷遣公亦  
陞歸德郡丞去

郭氏族約出家塾事親



嘗推呂氏鄉約爲族約擇族長而賢者一人爲約主  
通儒知禮節者一人爲約正族無請於鄉又擇幹蠶  
者二人以給使令每遇月朔之日計族人之數各獻  
圭糧隨俗置祭肅先人之遺像或主于約主處而合  
祀之先日洒掃告戒其日早作設香案陳祭儀族人  
會以輩而列儀如鄉飲兄由西階弟由東階各相對  
立獨尊無對者特立儒生唱曰旌人皆至乃三揖而  
進至堂序立迎神行二拜禮尊者詣香案前獻酒三  
爵又四拜禮尊者分立神主左右次輩皆跪儒生唱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三十九

曰聽約約以六事一孝順父母二尊敬長上三和睦  
鄉里四教訓子孫五各安生理六毋作非爲逐旬講  
解明白使皆可曉尊者曰凡我族人勉而行之皆應  
曰諾再拜而起次長酌酒三獻尊者凡供案就其立  
位南向高坐幼者舉酒分獻次長酬酢略遍東西分  
列設席于地揖而皆坐尊者進食六豆以次四豆毋  
奢可飽酒進五行而止約中如有男婚女配及公私  
急難之事約者出跪席前儒生代稟尊者共與議處  
可則成之不可止之揖而就席子弟如違約或別過



呼出諭之教令改過拜謝而退酒再五行供湯畢飲  
唱曰皆起乃向神向尊各一拜興禮畢序立如前三  
揖而退出諸大門之外合向尊長一揖而散凡子若  
孫各隨其祖父至室乃退此禮近俗不爲難能凡子  
第八歲以上能拜起者即令隨行可以別尊卑序長  
幼篤恩愛習禮節厚風俗也若邑令之職督率而行  
庶幾禮俗其族屬寡弱不能舉者合鄉人之行之

### 城隍之祀

出郭草堂燕石稿

城隍之祀厥名肇于字史厥義著于繫詞故社兼五

###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四十

土而城隍則專主于城池也古人建都設邦必以山  
川爲固而城以擬山隍以象川所以保障生民捍禦  
寇敵厥功匪渺小矣唐人張九齡張說宋人陸游皆  
有祭文意謂城隍是保誤庶是依之令謁瞻其儀在  
他神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析禳報賽不如城  
隍之響應如神也

### 一家三已酉

出列人書

張驥以禮記中弘治己酉第六名張學顏以春秋中  
嘉靖己酉第三名張錫祚亦以麟經中萬曆己酉八



十二名一百八十年間祖孫相繼其應不爽亦異數也

張大司馬謁文靖祠詩引出祠碑記

余幼從先君子讀宋史至李文靖公曰此吾邑先正善行雖多惟引燭焚詔事宰相所難至王旦奉迎天書曰天無口無手書難說難寫若文靖在必投火中余竊心識之每閱公言行必留心以記誦後歷仕入廟侍上經筵講官陳以瘼必引公奏水旱事論用人必引公不用新進浮薄語若焚詔事並未言及獨余守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四十一

戶部時上遣中使持手勅取帑銀七萬兩為公主粧奩在兵部時復遣中使手勅取太僕寺馬三千匹給內闈騎余將勅旨即時繳回且疏請將銀馬停取上大怒將有籍沒之信余惴惴待罪而披逮計數日忽得允旨諸大臣皆為余稱慶始知封還詔旨猶恐恃君取禍况詔旨方下對使引燭焚之非公精忠貫天日安能不動聲色毫無顧忌如此朱文公謂公為宋賢相第一余以焚詔一事漢唐宋以來一人而已

楊宗智有道術出孝子傳



楊宗智孝子楊鳳之子年踰八十子孫羅拜稱觴各  
爲引滿酒酣嘗作小令歌者侑之夜分猶不輟步履  
矯健不杖不俯屹屹然鶴停鵠峙也或問公有道術  
乎公曰吾何術哉夫世人汨沒名利妄肆覬營裨竭  
精殫未老而耄矣吾爲太平散人知食渴飲一切事  
來不妄想遇不凝滯其真不戕故六數彌長耳

張濟之孝 出廣武靈傑攷

張濟孝子張桂之子桂死後設神位于中庭躬親洒  
掃出必面反必告晨興櫛沐昏次展枕褥每食必先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四十二

享后飧客至備酒饌亦必先致敬于神位然後出以  
餉客三十年如一日無少懈夫張濟目不識丁之農  
夫乃能動合古法如此固天性純篤使然抑家庭之  
淵源有所自來也邑侯譚公誠言世若王公之良賜  
以白金旌以扁額而齊視之但若無有至誠無偽漸  
近自然雖讀書知理君子或有所不逮也

楊克濁之義學 出廣武靈傑攷

楊克濁肥辛安鎮人曰其祖楊玘納贅趙公幹家南  
趙有盧龍衛軍役積歲累苦楊氏合族克濁自置地



六十二畝出祖供軍仍懇邑侯刊石註明相傳永久  
軍便追呼族免逋逃二姓均蒙其利焉又創屋三楹  
祀孔子及顏子買田三十畝爲東修邀舌耕者以訓  
迪其鄉之子弟嗟夫充濁何人也割義田建義學樂  
善不倦如此是宜大書特書以爲肥之富而好禮者  
勸

邑志不宜去鄉屬出雜事

邑有邑屬所以祭一邑無祀之神鄉有鄉屬所以祭  
一鄉無祀之神祈國保民以及飲食男女之細無不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四十三

周也歷代皆然明太祖又御製鄉屬祭文以風示天  
下鄒公理縣志中載之註云二十八社屯及各鄉鎮  
則嘉靖之間此祀尚未湮沒後修志者竟從削膏乃  
致泯泯不聞此說則亦大失先代所以爲民之本意  
矣

壬戌之災詳狂言

邑父老相傳從前守令之重隄防者蓋莫如商城周  
公言其每當夏秋之交雨露水泛晝夜不懈巡守有  
不率者盡以重法繩治以故公履任數年河屢波而



堤不爲害亡何公以待御內召去攝篆者爲某郡丞  
瀕行公重以堤防相托不啻再三郡丞視之殘如也  
河內漲輒乘傳旋郡委之佐貳佐貳亦以公事他適  
防者跡屢議八尺斷勢成莫救四圍逆注坊櫓傾陷  
居民倉卒無所逃避呼號之聲聞數里一日夜水與  
堞平屋上可駕舟楫衙署之所職之官廟之所崇祀  
卷案之所稽查倉庫之所委積此夫故家巨室數百  
年之所收藏一旦上舉而付之波臣而肥之文章教  
化風俗紀綱從此不可復識矣男婦以無所救援而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四

溺死者冊報七百餘人蓋天啟壬戌歲六月二十九  
日也事聞京師周公喞恨某郡丞不置欲具疏申刻  
以某邑紳力勸方止其後郡丞雖無大過率以是罷  
官而周秩躋卿憲顯名于朝迄今祀民稱良有司皆  
曰周公周公其人云

議遷列人

其

出雜事

列人舊城在馬固村北天啟壬戌肥鄉城壞知縣楊  
公時昫銳意移城于此已申報各臺縣署儒學城垣  
門墀量步都畢擇吉陞炮破土邑豪家勢族惜其既



燼之餘業乃復力行拒止楊公掀髯相向曰君欲仍舊貫乎蓋以貫與灌音相近語雖戲而實有遠識迄今四十年鯁鯁焉無日不抱厝火積薪之慮人皆笑豪勢之固陋而或于首事者之委靡不拯云

竇文正咽喉說

一瘡在少利全音

竇文正公受李浩銅人針法後其治瘡瘍極精晰史云有醫論行世不可得止見外科全書內咽喉二說皆有理致茲節畧其原文一則附此知公深達內景素問玄奧不獨以瘡瘍擅長也其畧云呼者因陽出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四十五

吸者隨陰入呼吸之間肺經主之喉嚨已下言六臟爲手足之陰咽門一下言六腑爲手足之陽蓋諸臟屬陰爲裏諸腑屬陽爲表以臟者藏也藏諸神流通也腑者府庫主出納水穀糟粕轉輸之謂也自喉嚨已下六臟喉應天氣乃肺之系也以肺屬金乾爲天乾金也故天之道其中空長可以通氣息但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之蓋喉嚨爲息道咽中下水穀其喉下接肺之氣一云喉中三竅者非果喉中具三竅則水穀與氣各從一竅而具下肺中肺



中無竅何由傳送水穀入于下焦黃帝書曰肺爲諸  
臟之華蓋藏真高之氣于肺經也故清陽出上竅濁  
陰出下竅若世人不知保養風寒暑濕燥熱之六氣  
喜怒憂思悲恐驚之七情役胃非里而病生焉瘡瘍  
既成須尋所自當刺見刺則吐不可妄治此等  
症係性命之根本生死立見不識其標本而攻之失  
法則禍不旋踵矣

張尼山之道字出求正錄

張尼山受性命之學于永年蔡春臺閉戶靜坐三十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四十六

年有所得刊求正錄一書以問世皆白鹿洞中語也  
其孔孟篇畧云天以孔孟傳道于萬世故不使得位  
行道于春秋戰國之時此沿襲之說非達造化者也  
不知春秋戰國正在元會爭節之際一陰當位而方  
旺孔子則鍾太和五易之玄德以特起而維挽之故  
當時名分倒置區區紛爭遊說之士競起湯墨之言  
盈天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故孔孟  
刪詩書定禮樂闡仁義闢異端周遊天下所至王侯  
傾心分庭抗禮天下咸知鄒魯有孔子孟爲斯文宗在



而濟濟高賢承流宣化以鳴道于四方不操征伐之  
權不執刑賞之柄而亂賊懼邪說息扶頽敗之綱常  
遏橫流之人欲威嚴齊鉞功高平水雖不得位猶能  
以五陽力抗王一陰孰謂孔孟之道不行于春秋  
戰國時耶故曰不達造化化與談經濟不識孔孟難  
與議性命其默識篇畧云此道不泯形象何以爲識  
曰識之以默而已所謂默者非不言也于日用動靜  
間不假辭說默默中自修自証自疑自解久自有豁  
然深省處覺得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宇宙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四十七

之精神命脉都在我掌握所謂人爲天地之心者此  
也默識雖不屬靜而靜尤要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  
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靜不是動根而學可知  
矣故明道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崇延平終日危坐  
驗喜怒哀樂未發前乍何象白沙云靜中養出端  
倪方有商量身夫云亥子中間得最其言哉子者  
宜勒諸座右其定志正學立大諸篇皆佳不能悉載

無據不敢附會

出雜事紀

張達村有張果老墳劉家寨有古城坡張兒庄有虛



糧塚其迹存矣而人無據焉舊志或以肥爲蔡舉狼  
地或以肥有周處斬虎天台斬蛟長橋或以趙王廟  
爲趙簡子其說存矣而迹無據焉影響于父老之口  
傳疑似于史一見記諸如此類既從交削如巨壘  
經猶有夏五之存史自亦多楮生之以信則傳信疑  
則傳疑後代之紛更不又將以我爲口寔乎故劉知  
幾揣摩之病寧厭畧于一時而公羊高傳聞之異勿  
滋議于後世

孝子陳情疏

出本傳

肥鄉縣志

卷之六

四十八

廣平府肥鄉縣儒學一增廣生員臣張桂謹奏爲比例  
陳情懇乞天恩旌一苦節以光泉壤以勵風化事臣  
伏覩詔律內一欽一民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  
十以後不改節者許令旌表欽此臣竊念臣父張錠  
年十九歲于嘉靖四一年三月內聘娶故民李江女李  
氏爲妻至嘉一五年十一月一初六日生一本月十二  
日臣父病故時臣母李氏年方十七歲臣生僅七日  
耳臣母正在蓐間強視含歛撫棺慟哭絕飲食者數  
日戚黨勸慰方進水漿臣父葬畢臣外祖母見臣多



病臣母尚少艾屢命輟乳以奉母志母引錐刀泣誓  
曰夫死我存爲此兒也若兒生我即見夫地下母言  
何至于我也臣家素貧又飢饉相繼臣母挑菜紡績  
以事舅姑比二十日愈篤臣六歲歲擇師授讀  
每訓臣曰爾勿忘爾父勿忘若若是以臣得有今日  
臣母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病故臣廬墓三  
年訖近查得本縣評事郭崇嗣母王氏守節陳情奏  
准旌表臣念臣母之造臣父自妻統筭相守之期一  
年零八月自十七歲孀居至五十一歲病故總計獨  
處之夕三十五年有餘比于嗣母節操雖同而艱苦  
實過若不將情自吐則是母以萬苦育臣臣不能以  
一夕報母誠恐臣母苦節竟至泯滅臣負不孝之罪  
何以見母于地下伏望皇上一視同仁均霑雨露勅  
部查勘如果臣言不多點列表云云疏入上命有  
司建坊仍准不食餼于庠

閭可復好施予出聞見錄

省祭官閭可復生平性好施予置學田五十畝延師  
以教鄉之子弟又置義塚于本鄉葬無主骨庫吏常

肥鄉縣志

卷之六



某花官帑五十兩無所償拷掠瀕死可復如數解囊  
助之庚辰歲大飢施銀叁百兩煮粥食于道路賴以  
存活者甚衆按君建坊旌表

潭神廟 古雜事紀

肥城西街舊逼近邑身身日及善風冰西去更拓城  
數百丈西門樓迤北數武每年修築平面遲數日忽  
凹下二三尺以二再復仍凹如故增亦不高凹亦不  
下歲以爲常相傳天下正坐蛟窟濟南郝公網造小  
廟祀之廟今拆毀無存而其地如故亦大異事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五

司馬溫公論李沆密啟 出通鑑

司馬溫公曰人君八聽並覩于大庭之上而奸邪猶  
且混淆國是矧密啟乎密啟匪特讒佞報復假借將  
何所不至哉李沆此言不惟得相體亦可爲人君之  
大防

郭生義

郭生泮義田記畧云維正之供固在下所宜然乃頻  
年賦重差繁若樂不均而吾里甲長爲尤甚况追呼  
急于星火而析揚不辨淄澠富者巧于避差貧者終



難脫役欲逃無路欲死無門余目擊而心傷久矣因  
糾集同甲父老子弟估計各家產力各出分金若干  
兩置買田地若干畝自順治十二年乙未至十七年  
庚子共買地一以供辦酒食行賦一以補筭  
死逃逋欠庶乎公私兩全貧富協均自茲以後不論  
戶之大小人之強弱凡應本年里長即種此地一年  
一筭輪流接管強者不敢吞奸者不得欺弱者不致  
困貧者不滋累億尚斯年勒諸貞珉有背盟者執約  
到官處治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五十一

夜虹出龐紀

詩云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則虹霓藉日光以成從無  
夜見者明天故而貞長與客露坐忽現竟天之虹光  
芒逼射經宿不散

壬寅水災地震出聞錄

壬寅八月廿一日大水平堤十月廿一日也震冬  
水漲隔堤浸灌達于城壕以及內門角屋廬傾壞倉  
民無所棲止四閩廂瀰漫成河不得行集市亦罷言  
有城內四大官街可通路



喬接武義夫 出舊志

喬接武進士光岳之父年三十歲即喪妻矢志不再娶後子登第亦不復置媵婢鰥居四十年人無間唯  
一鄉之 出舊志

肥士君子之表表者前志 載其有迹不掛華岬行  
可琢圭璧者一鄉之善士有足述焉蠲財修學有郭  
傑操履端方有李吳面折人過有鄭濬賑飢助葬有  
王寵動合矩度有 得川取予不苟有賀憲愛篤友  
于有趙梅公平正百有李安其尤著者四人一曰宋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五十二

志舉年七十未涉公門人有侵其畔者讓之不校路  
有遺金趨而過之曲顧焉一曰王朴家富饒而無私  
藏見貧焚乳率周恤之遇強橫會忍不欲執一曰張國  
窟格不利人之有不耻已之無好施財以濟人急將死  
自營喪具談笑而逝有古 上風一曰陳盡忠剛直  
果斷鄉黨 又 履事皆往 質其門事 維 以 孝 侍 弟  
侄以誠處鄰族以義此皆舊志所臚列者其他窮鄉  
下里豈曰無賢有司之旌表不聞汝南之月旦未顯  
不得不濡筆揚眉以俟續舉



劉氏李氏同節傳

馮春暉撰

劉氏者明通州總鎮汝行張公之繼室國戚新樂侯之孫女也氏適公年最少公亡時甫二十八歲生子萬春方六歲氏雖貴胄勤儉謹樸不減庶家風會公亡有家難忍姐欺其寡公百端媒孽視為几上肉劉氏深閨孀婦又醇厚不諳外事怯怯不能辨有二室李氏年方三十以才控於上台終以直伸而家業幸無恙李無所出心於劉無彼此同居完節始終無間言教育萬春成立入邑庠前大名道扁旌二氏節

肥鄉縣志

卷之六

五十三

勁松筠劉七十八歲卒李八十一歲卒里人馮春暉為之作傳曰二氏之節有三難焉語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就儉難總慎公貞宦也二氏一旦守寒素茹苦集蓼有不能堪者若固有之一難也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二氏同居一意守貞相持如左右手有如葛藟之附樛木二難也二氏早年痛寡萱家多難百折不改其操撫育嗣子成立俱以令節終三難也爰合傳之以表幽貞云



跋

古列國之書皆得稱史自秦漢以來罷  
侯置守令于是史事領諸 朝廷而郡  
邑稱志志也者所以紀風土辨政教述  
山川稽人物垂 去誠作國史之張本也  
是故紀載不詳則不足以備考事蹟不

跋

真則不足以信後文采不彰則不足以  
傳遠廣平府之屬邑肥爲勝地自宋元  
以迄於明儒賢接跡人文蔚興將相之  
勲名輝映簡冊風俗之醇美冠絕畿南  
是烏可無鴻文巨筆制作成書上以資  
職方之按討下以脩廣輿之核博乎考



肥之有志始於明嘉靖之戊戌邑令鄧  
公理再修於嘉靖之辛酉邑令商公誥  
自萬曆及我

朝亦嘗一再續修之肥之志由來遠矣獨  
至康熙之辛巳肥之志可以不作六何  
也志者紀也其中或因其事或因其地

跋

二

或因其人而筆之文以紀之欲其詳不  
欲其畧欲其事不欲其虛欲其文不欲  
其俚昭重典也肥自漳水衡天浚爲荒  
區有封疆而無城郭有政事而無治所  
有教化而無學宮有積貯而無倉廩有  
祀典而無壇廟即舊志所紀徒爲虛器



雖有史才如遷固則發摠無端馳騁失  
具有文無質縱極典雅巨麗無益也肥  
之志可作乎哉余自庚戌承乏斯邑簿  
書之暇取邑志而披閱之扼腕之情發  
於不自己因與邑之同志者商之銳意  
興復自亥之春及子之秋而肥之百廢

跋

三

具舉焉是時邑之八士進而爲余言曰  
公盍修志以紀斯而余曰唯唯但余以  
一身膺百里寄蒸攝郡丞事即欲從事  
舟黃馳驅翰墨而案牘山積何暇專意  
爲之因延邑中良士館諸公所資其日  
用俾得廣搜博採輯續成編余亦時加



筆削於是醵之梨棗凡二月而告竣焉  
既卷之餘筆見城署之後舊學校之更  
新賦役之維均道里之各便人物之輩  
出科目之繼興以及忠孝節義可以維  
持名教者更不<sub>以</sub>不特此也并紀其  
鳩工之目庀才之<sub>以</sub>若者具其規若者

四

其制疏列詳明

若指掌由是向之

無城郭者今且<sub>也</sub>

巍然矣向之無治

所者今且廳事煥然矣向之無學宮者

今且泮藻增輝矣向之無倉廩者今且

不粟充棟矣向之無墀廟者今且神歌

其享矣肥之志又安可不作乎哉獨是



志之作非以種事而瑣非實以信令而  
得後故紀載必取其言事蹟必求其真  
采必欲其彰上以宣治化次以勸  
方次以勵風俗因既往以戒  
徒修談興造矜一之能以  
補哉後之官斯  
日鑒今

以爲民之意視  
方炫

書成因爲跋以  
後

告

正十年歲次壬子仲秋

進士出身文林郎知鄉縣事署理廣

平府清軍法總捕行以二級錦川氏





王建中謹跋

